

婦女問題



小言

一、這本書是選譯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氏所著關於婦女問題底論文而成。曾經譯登在民國日報底『婦女評論』

一、堺氏在日本爲評論大家，俗間嘗有『論界元老』的稱呼。他所作的論文，內容都比較人爲中正。他那和平中正的態度，自是難能可貴。從這態度所流露的諸評論，尤其如此。因此衆位看了，決然只有實益而無流弊。

一、讀者看完這本書以後，請更參考：愛德華迦賓陀 (Edward Carpenter) 著的『愛的成年』瓦特著『尊全譯的女性中心說』以及堺利彥著的『男女爭鬥史』(聞已有人翻譯)。那麼自然對於婦女問題，可以得著一點正確的觀念。

一九二二·四·二十。譯者識於上海

婦女問題 小言

婦女問題

目次

自由戀愛說

- 一、三種的自由戀愛說
- 二、自由戀愛說與社會主義底關係
- 三、對於反對說的辨明

女子國有麼？

- 一、新聞記事多失信用
- 二、過激派底女子社會公有法案
- 三、婦女底地位同於馬種

- 四、 哥爾基底雜誌實爲火線
- 五、 無政府主義者底諷刺
- 六、 過激派也不介意
- 七、 虛偽的證據歷歷發見
- 八、 現在何以爲情呢？

婦女底天職

- 一、 在於侍奉丈夫嗎？
- 二、 在於守家嗎？
- 三、 生活事業和生殖事業
- 四、 結論

婦女與經濟的平等

我們底家庭主義

- 一、 有錢的婦女和婦女運動
- 二、 婦女底腳鐐及女子教育底精神
- 三、 勞動者和婦女及男女間底經濟法則
- 一、 太古底共產制
- 二、 近代底私有財產制
- 三、 共產制底回頭
- 四、 家庭底意義

婦女問題概觀

- 一、 生物界底男女兩性
- 二、 結婚制度底歷史

婦女問題 目次

婦女問題 目次

- 三、 現在社會底男女關係
- 四、 婦女解放與社會主義
- 五、 自由戀愛說
- 六、 將來社會底男女關係

◎自由戀愛說

一、三種的自由戀愛說

自由戀愛說是甚麼樣呢？概括說來，便是主張男女關係同現在普通夫婦制度不同

的一說。依據布利斯底社會改良百科辭典，可以分爲三種，我現今把彼簡單說明罷。

(一) 是柏拉圖，加列巴拉等極端國家主義者，小兒底產出和養育，全歸國家管理底主張。依柏拉圖說，國家對於男女底性交，須有限制，須在某年齡的範圍內，而且智力、體力、及道德到了某程度以上，才能允許他們自由。所得的小兒，一律歸於國家公平養育；使父母不能認識子女，又使其全然脫離了家族底束縛，無論何人都單爲國家而生活。這在今日想來，自然是過於刻薄，有背天理的話；然而當時的大學者柏拉圖卻主張這樣。

(二) 其次，是基督教共產主義底男女關係。這固然有種種的流派，要之，是一團

體中間，一切的男子一齊與一切的女子結婚。但這決無亂淫的意義，倒是有宗教上神聖的意義。依佢們說，今日所行的普通結婚，是有家族底私慾和家族的爭論的，所以會有偽善，會有姦通，會有不正當的結合，會有無謂的分離。那摩爾門宗教，也是這麼說。聖西門、福利耶等舊派社會主義者，恐怕也是這麼說的罷。他們底主張，總之想由社會用一種方法支配結婚的事情，將妻子在某制限下歸於共有。以上二說，都有許多差誤，又大違時勢。因此便又從新生出了近世的自由戀愛說。

(二) 近世的自由戀愛說，主張家族和男女的關係，絕對不該圈禁在國家和宗教的鼓子裏。以爲愛是至高無上的，絕對不該受何等的制裁束縛；強迫的愛，便非真愛，無愛的結婚便是罪惡，戀愛消滅的時候，便該離婚。男女都須全有衣食住的自由，毫不依賴他人；其愛須不是爲家族而愛，不是爲地位而愛，不是爲習慣而愛，不是爲衣食而愛，乃至不是爲一切的扶助而愛，全然是爲愛而愛。這樣纔是至純至高的愛，又是可

以永久繼續的愛。這派的論者，又有人主張婦人懷孕的時候，爲保婦女獨立起見，由國家給與其所收入。又有人主張，國家無論何時代其養育小兒。總之，但們以爲這種結婚纔能免了僧侶和市吏員底支配，成爲純潔、高尚，而賣淫也從此消滅。但是在現社會制度的下面，想多數都來行此方法，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實現，自然是在成就了經濟的改革，各男女全然得到了財政上的獨立以後。

知道上面所說自由戀愛說底真相，大約總知道不是自由肉慾論了罷。然而這個學說與社會主義底關係究竟如何呢？

二、自由戀愛說與社會主義底關係

社會主義底理想，是要社會的全員都有經濟上的自由的。實行的時候，女子對於男子就得到了經濟上的獨立，不必再爲衣食而依賴男子，那時男女關係自然要起了個大變化。

從社會主義底立腳點看來，今日的結婚無非是買賣結婚；女子並不是爲戀愛結婚，只是爲衣食結婚。換句話說，女子是拋了一身買得地位，賣了節操求得職業的。更換一句話來說，今日的女子是在男子專制下面的奴隸。而社會主義卻要廢滅了一切階級，想對於這種奴隸也給以經濟上的自由獨立。這就是『女子解放』。然而社會主義對於將來並不制定一定的男女關係，也不該制定那種關係。

社會主義只是要全然廢了階級使社會全員都得到經濟上的自由，便滿足了。以後的事，社會主義並不過問。新社會組織底細目，都讓新社會裏的人，因時制宜，臨時講求。今日不必打算，也無從打算。戀愛問題也是如此，新社會底男女關係，新社會自由男女們自己自然會定出來的。我們現在不必打算罷，其實，也無從精密規畫。

所以自由戀愛說和社會主義，並沒有何等直接的關係。近世社會主義者既不是信

奉柏拉圖的國家至上主義，也不是採取聖西門、福利耶底妻子共有說，不過自然的結果，社會主義卻與近世自由戀愛說取同一的論調。因此自由戀愛說，也就爲許多社會主義者和許多急進個人主義者所稱道。

三、對於反對說的辨明

最後我要對那自由戀愛的二三反對說，稍微加以辨明。

(一) 就是紊亂一夫一婦說。但是一夫一婦制爲甚麼不可以動搖呢？這該想一想罷。

那基督教底一夫一婦說，並沒有甚麼特別的理由，至於其餘的道德論、倫理說，也只是男女數目相同，除此以外，無並甚麼一夫一婦的根據。我並不是說要反對一夫一婦制。我以爲一夫一婦制不過略合於人類心理生理底自然罷了。

一夫一婦制如果真是合於人類心理生理底自然，那麼，在自由社會裏，除去了一切

人爲的束縛，行着自由戀愛的時候，那合於心理生理底自然的一夫一婦制，想來總會更加活動，比今日還要堅固，還要純潔，還要永久了。

如說不然，如說那嚴重的一夫一婦制，並不是人類心理生理底自然，這又何須以人爲的制度去維持彼呢？如是心理生理底自然，一夫一婦制原可尊敬。倘是自然的人爲制，又何苦尊敬彼呀！

(二) 其次是說男女離合將要繁雜不堪說。將來也許如此罷。然而色戀早已泯滅，只以衣食之鎖和法律習慣之繩不自然地束縛着的女子，不是該割斷了那繩鎖而飛躍嗎？那不是可以祝賀的事嗎？果如前說，一夫一婦是人類心理生理底自然，那麼統統離婚之後，應該用鎖和繩，也會現出了永久的愛。一時或許有些男女因爲經驗不足，而有輕浮的離合。但比之壓制和虛僞的結合恐怕還要純潔一點罷。主張鎖和繩，縛成一夫一婦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三) 是戀愛自由底結果，將要發生許多失戀者說。這是實在的。然而戀愛不自由底結果，便不發生許多失戀者麼？無論社會主義怎樣流行，也並不能救治一切的失戀。無論自由戀愛怎樣好，也並不是救治失戀的奇術。不要把自由戀愛說和社會主義，看作最圓滿完全的東西罷。社會是無限地進步的，實行了自由戀愛和社會主義以後，再來講解決新困難的新救治策罷。

●女子國有麼？

(一) 新聞記事多失信用

報告俄羅斯過激派實行『女子國有』的電報，已經幾次載在日本的新聞上了。在我們當然以為不會有這類愚蠢的事，然而人都以為有確實的證據，法律都定出了。過激派真是大膽妄為，真非撲滅不可，各處都這樣議論着。

但是，關於『女子國有』，卻並沒有委細的通信，而過激派底人士，聽見此說宣傳於

世界中，雖覺可笑卻發出了反對的通信了。於是人纔知道是一時誤傳。

然而這誤傳是怎樣發生的呢？大約也有一點種子罷；是從這個種子生出萌芽來，漸漸生枝生葉的罷。這個誤傳，總有發展的路徑罷。這是我所要知道的。現在果然得到了材料了。我現在寫一點罷。我切實感着所謂新聞記事多失信用。

(二) 過激派底女子社會公有法案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有莫斯科反對過激派新聞「斯烏渥波答，羅西」記載著下面的事：

「薩拉多夫底無政府者主義者——據薩拉多夫 (SARADOV) 發出一封私信，同地底無政府主義俱樂部曾經發表了一種法令。其內容係：從十七歲起到三十二歲止的女子全算爲國家底財產，廢止了從來丈夫底權利、將女子分配給要求伊們的男子之間。收爲公有的女子，每月由國家公共資金給以二百三十二盧布。」

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沒有所謂「國家」，所謂「法令」，這種記事，我們一看便覺得很奇怪了。果然同月十九日，原新聞又載出了要求更正的來函：

「敬啓者：貴報第四號，曾載出了薩拉多夫底無政府主義者發表女子國有法令的記事，看了不勝驚異。我們現在對於貴報並不發生何等的疑念，也不願加何等的解釋。只是要告訴你們一點實際。這個誤傳的原因，在乎「黑色百人團」想要中傷無政府主義，用了無政府主義聯盟底名義，發表這個「法令」在撒馬利亞（不是薩拉多夫）

• 撒馬利亞底無政府主義聯盟早口辯明是虛構的事了。此信全文乞爲載在貴報。

莫斯科無政府主義聯盟底一份子」（註，「黑色百人團」即政府密探底意思。）

但是「斯烏渥波答，羅西」記者，對於這件要求更正書如此說：我們以爲在奇事迭出的今日，這個通信也並不是不可思議。也不見得是過激派政府故意中傷無政府主義者。依據「撒露耶·羅西」（也是反過激派新聞），現在克烏亞林喀地方底蘇維埃機關

報「西斯烏耶魯基亞」上，竟載有名叫夫耶渥德洛烏亞一個過激派婦人起草的「女子社會公有法案」了。

於是「斯烏渥波答·羅西」底記者，就揭載了「女子社會公有法案」條文底全部，如下：

- 一，十八歲以下的女子，概由地方保安委員保證，完全免除體役。
- 二，凡在十八歲以下的少女面前，使用猥褻言語，或犯伊底自由者，概依革命的正義，嚴行制裁。
- 三，犯十八歲以下的少女者，以國事犯論：如不和被害者結婚，便處以二十年懲役。
- 四，被害女子，從其希望，有不與加害者結婚的自由。
- 五，十八歲以上的女子，全體歸爲國有。
- 六，一切女子如果到了十八歲尙未結婚，都須在保安委員會中底自由戀愛局註冊。

七，註冊在自由戀愛局者，有從十九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男子市民中，選定丈夫底權利。（這時不須男子承認，被選定的男子底妻也不得發生異議）

八，自由戀愛局內，應當附設選定自由男子同盟（？）。

九，男子也有在十八歲以上的女子中，選定妻子底權利。

十，丈夫及妻子底選定，每月一次。

十一，自由戀愛局，是一個自治體。

十二，十九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男子，爲國家底利益起見，有不須女子同意，從註冊

女子中選定妻子底權利。

十三，從這樣結婚所生的小孩，概歸國家公有。

國務委員會以爲這種提案，可以做成詳密的法律，可以掃除賣淫和惡德等古來底害

毒。

「斯烏渥波答·羅西」底記者又說，這個提案底真假雖不能保證，依提案者夫耶渥德洛烏亞自己說：這個法案底內容，已經在路加，科爾比洛等地實行了。

(三) 婦女底地位同於馬種

由是，過激派和女子問題，喧傳到西部歐洲了。英國底情形如下。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行的雜誌「新歐羅巴」，載有「過激派和婦女底地位」的記事，其內容，是抄錄了前記夫耶渥德洛烏亞底提案，而且說「這是烏拉基米爾(Dimitir)地方過激派所發表的法令，曾載在彼底機關紙「意斯烏耶魯基亞」上」。又說：「這種以賣淫來代替結婚的政策，實無論議的必要」。還說這種近似的提案，曾經發表在夫烏渥林斯克市底蘇維埃公報。

次月四日的日刊新聞「德利·鐵雷克拉夫」，曾題「最近過激派之無廉恥」，揭載了以上的事情。從此，這件提案更傳播各種新聞和集會團體，終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四

日「太晤士」有載鐵冰卿左列的書信：

「過激派關於性的關係及婦女地位的思想……已可從近來烏拉基米爾過激派所發布，社會主義底機關紙「意斯烏耶魯基亞」所揭載的法令底譯文，見其大概。雖有人辯護說，這只是地方的法令，總之是過激派思想中一個有趣的實例。」

鐵冰卿把這作前文，約略記述了前記的夫耶渥德洛烏亞底提案，而且說彼底最近說：「總之，在這等過激派思想下面，婦女底地位，正如養馬場底馬種一樣。這種事真正該公布全國底新聞，總要使一般婦女都知道才好。」

同日的「德利鐵布克拉夫」，又記載斯德克和爾姆所來的通信，說：「俄國北部地方政府曾受彼得格拉底勸告，做了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婦女歸於國有的法令，不日可以公布。」

(四)哥爾基底雜誌實爲火線

同年二月初旬，俄羅斯情報局經發行「俄羅斯、蘇維埃關於結婚底法律」，這樣說

「近來常有俄羅斯蘇維埃廢止了從來結婚制度的誤報。……說這句話的根源，是在馬基西姆、哥爾基底雜誌「洛烏亞，基斯利」。哥爾基後來固然屬於玻爾塞維克，成爲蘇維埃政府底一人，最初卻是玻爾塞維克猛烈的反對者。

一九一八年初，這「洛烏亞，基斯利」，曾經載過某婦女底自由性交論。這是遠隔的東部一州的烏拉基米爾小地方蘇維埃公報（意斯烏耶魯基亞）所載的。各地蘇維埃，各有公報。而且蘇維埃政治常獎勵勞動者發表意見，又歡迎各問題的自由評議。

哥爾基雜誌，所載的自由性交論底奇說，實爲玻爾塞維克政治自由之一例。

(五)無政主義者底諷刺

但是二月十一日的「太晤士」，更揭載從俄國薩拉多夫街及葉加鐵林布爾克街所發送的公布書。說「從前記載的法令是真實的文書，不必遲疑」。現把這公布書，抄錄在後面：

本會係依薩拉多夫街無政府主義自由聯盟所公布。

依克倫斯答德農兵勞會所決定，廢止女子私有。

原來，社會的之不平等和法律的之結婚，全是資本階級底利器。以此緣因，所有的美種，盡歸資本階級所有，人類種屬的正當繼續因而盡受損害。因這見解，本聯盟發布後面的法令。

一，從三月一日起，廢止私有十七歲以上三十二歲以下女子的權利。

二，女子底年歲，依據產生證書，護照或證人底證言決定之。倘沒有證明文書，則由委員會依其容貌決定之。

三，已生有五個小女的女子，不受本令底適用。

四，所有的女子，都依本令從私有釋放而爲全國民底財產。

五，因本令而收入的女子，盡歸薩拉多夫無政府主義俱樂部分配及經理。本令公布

後三日內，所有女子概充全國民底使用，一切女子盡須齊集所指定的地方，聽候所發的命令。

六，本會未組織施行委員會以前，由國民各自處理。

七，依本令收爲國有的女子，每個月內可受二十三磅的津貼。

八，女子已懷孕時，在產前三個月；產後一個月，免除公共的義務。

九，所生子女，在一個月後，移往教育所，到十七歲爲止以公費教育。

十，在雙胎分娩的時候，當母親的可以受二十磅賞金。

十一，凡傳播花柳病的，從嚴處罰。

十二，損失健康的女子，可訴告蘇維埃領受年金。

十三，無政府主義底首領，擔當關於本會一切施行的責任。

十四，凡不承認本會，及不維持本會的，就是人民底仇敵，當負反無政府主義底仇敵的責任。

這件「公布書」當然因為過激派政府底沒收財產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者借爲口實，玩著幹的。所謂無政府主義底「法令」；所謂無政府主義底「綱領」；所謂「反無政府主義」，都不過是對於過激派的諷刺。而且克倫斯答德在附近彼得格拉的海軍底要塞，也並沒有甚麼「農兵勞會」。不過所謂「依…所決定」，大抵因過激派以前有過甚麼宣言。

然而，這記事又載在英國全國各新聞並傳播於英國以外了。

(六)過激派也不介意

對於這件事情，有久在俄國的喬，利克曼氏寄一書信給「太晤士」，而「太晤士」不受。三月一日，纔載在「勞動者底託列得洛特」雜誌。現錄其全文在後：

「從薩拉多夫街底無政府主義自由聯盟所出的公布書已經載在太晤士以及其他新聞了。這很似去年春季撒馬拿無政府主義俱樂部公布書。原來波爾塞維克政府，會化了許多的費用，揭載關於新沒收的國有財產底法令，每天都有種種的布告。於是有一天又發布在薩拉多夫所發布的公布書了，上面只署名「撒馬拿無政府主義俱樂部」。於是我就去問某委員長「怎麼許可揭示那樣無責任團體底文字呢？」他曾給我答語：「不妨事，人民自知道是諷刺的事情的。而且讓人民對於工場國有和女子國有，比一比那可以國有那不可以國有也好」。

某委員長又說：

「無政府主義者是個人主義者，平生就反對國有，現在反主張國有，自然是笑話。」

這等愚蠢千萬的事，在撒馬拿的美國人聽了，也曾大笑不止。

貴報所揭載的公布書，說以女子爲國有，但蘇維埃政府底憲法，卻使女子與男子有同等的權利。如憲法第四篇第十三章第六十四節說：『蘇維埃底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無宗教，國籍，住宅地底區別，凡是十八歲以上的男女兩性底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國民，有左列資格者均有之。』

『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蘇維埃政府關於離婚底法令，又給與男女兩方面以平等結婚解銷的權利。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關於結婚法令第三節，又規定當事者雙方願意結婚的時候，當署名於文書上面。凡讀了這二件法令的，大約總會感著是站在男女間底平等立場罷。』

『而且遠隔的克倫斯答德底蘇維埃，是也不會合伏爾加河上的都市，有甚麼關係的。無政府主義者如果真是實施的公布書，我也不會不聽見的。總之，這是玻爾塞維克

所不合意的，無政府主義者所撒的濫污。

(七)虛偽的證據歷歷發見

三月十三日的『新歐羅巴』更載有博士哈羅爾鐵，依亞姆一封書信，題爲『玻爾塞維克和婦女底地位』。他說：

『近來在新聞紙上和公開席上，都說玻爾塞維克底女子國有的奇話。巴黎底婦女協會更在此點常有玻爾塞維克底反對運動。我固然並非玻爾塞維克底贊成者，而且以玻爾塞維克爲不正不義的人；但對於用佢們不會犯的罪詰責佢們，總覺得詰責的力太薄弱！』

『我曾問近日從俄羅斯來的友人，佢們都不會聽見看見女子國有的事情。他們都以爲蘇維埃中央政府的確不會有過這種法令。那些莫斯科無政府主義者和各地方少年共同發行的文書，中央政府當然不能負責。玻爾塞維克政治下的婦女以及一般人底

地位，竟被這樣糟塌。實在太悲慘了！

三月十五日『紐約克蔭鐵湃頓德』，曾載有青年基督教會底國際委員長基洛姆，太依斯底文章，題爲『對於俄羅斯較大的光明』。我暫把彼寫在下面：

『從前婦女爲過激派政府，因滅倫目的，歸於國有的報告……我以爲是虛僞的事情。……在薩拉多夫揭示婦女國有布告的時候，我正住在離撒馬拿街不遠的地方。爲要這種責任確實起見，我曾往撒馬拿底無政府主義俱樂部。我一去，但們底首領，絕對地否認這種事情。但們而且曾經揭示過約略如下的公布書。說，敵人已經失了勢力。但們想傷害我們，以我們底名義，發表『婦女社會公有法案』。這可恨的間諜應該殺盡！』

『只此也就可見婦女國有是虛僞的了。……我自己可以敢斷言：列寧和齊基耶既爲中央政府底首領，也一定絕對反對這種愚蠢的事情，他們以爲這種問題確屬滑稽的議

論。……就是革命的老女史（布列希科斯加亞）也否定這種事實，以為現在的俄羅斯婦女，從來尙沒有懷抱這樣的自由。

『而且看那中央政府底機關紙『意斯烏耶魯基亞』第九十八號（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發行）罷。現已記有莫斯科新聞『昨夜的生活』第三十六號（五月二日發行）底紙上，因揭載婦女社會公有的虛偽法令，已經禁止發行，更罰金二萬五千露布的記事了。……蘇維埃關於結婚底法令，與其說近於俄國舊有結婚法，甯可說近於美國。……或者比美國還要好一點。』

此外證明女子國有虛偽的材料，還是很多，現在暫時只好省略了。大約不見得是過激派政府中傷無政府主義，多半是出於無政府主義撒濫污罷。

前記的夫耶渥德洛烏亞婦女，聽說並不是過激派底同志，乃是資本階級底婦女。伊說有二三地方已實行女子國有，實是沒有根據的事情。

更可驚異的，在倫敦底科爾恰克以及台尼金底來往商店的『俄羅斯解放委員會』，早就散布傳單，努力創造這種風說了。

(八)現在何以爲情呢？

日本最初不很有人信這無意識的話，新聞雜誌也並非特意載這虛偽的報告。詳細公布一次，大約也不是無益的事罷。

最後，我要問一句：最初因爲這種事情，竟特別責罵過激派底惡逆的人們，現在何以爲情呢？

● 婦女底天職

福田英子女史足下，

婦女應守婦女天職這句話，是許多的學者，文人，傳教者，演說家等等，所常常稱道的；但所謂天職，果是甚麼？這點倘不明白指出，恐怕便是異樣溫良，貞淑，

柔順的婦女，也覺得無從遵守罷。我因將婦女底天職略加考察、獻給『世界婦女』，聊供足下參考。

一，在於侍奉丈夫嗎？

某人說：婦女底天職在於結婚後侍奉丈夫。依我想來、結婚倘可算是天職，那就不會止是婦女底天職，同時也該便是男子底天職。這樣，便不該說是婦女底天職，只能說是人類底天職，動物底天職！我實在想不出婦女底天職在於侍奉丈夫的理由。

我們考察人類社會古歷史，知道曾經有過稱爲母系制度，以女子爲一家一族底首領的時代。那時代，女子沒有特定的丈夫，許多兒子都不能斷定但底父親是誰。在那時代，婦女底天職當然不是在於侍奉丈夫了。這樣想來，婦女屬於丈夫而侍奉丈夫，一定是比較的近代的事情，不過是最近數千年間的現象。我們若就以此爲婦女底天職，那麼，日本男子底天職，也就該在於年老隱居了。因爲這數百年底永久時間，日本男子

實在有年老之後，讓家政於兒子而隱居底風習。然而據我想來，隱居底風習，不過是人類社會一時的現象，從前既沒有這種事情，現在也並沒有這種事情。而所謂婦女在於侍奉丈夫，自然也只是一時的現象；過去並沒有這種事情，現在雖還存在，不久一定要消滅的。所以以這種事情稱爲天職，實在只是想強制束縛婦女。男子一種不道德的手段。

二，在於守家嗎？

某人又說：婦女底天職在於守家。這恰恰和那犬底天職在於守門的話一樣。犬原來在山野過自由獨立的生活。那時並沒有甚麼可守的門。後來被人類所壓伏，落了家畜底境涯，於是就產生了守門的職務。守門果真是犬底天職麼？而婦女守家也和這個相同。受了男子底壓伏，前在奴隸底生涯，纔擔負著這困難的職務。說是婦女底天職，名目未免太好聽了。

某人又說：婦女底天職在於煮飯，裁縫。這與前項說話差不多，也是作踐婦女的話。從前封建時代底武士，曾經以舂米爲百姓底天職。無論耕田，栽苗，運肥料，打谷麥，以及勞苦的事情，都以爲是百姓底天職，擾動他們底手脚，自己却不走不動，好講好笑，坐吃白飯，這在武士原是好際遇。把煮飯，裁縫，洗濯，掃除一切日常的繁雜生活，都算是婦女底天職，都要伊們動手動脚，而自己却出入自在，毫無拘束，這在男子確也是快樂的事情。然而某婦女却也說：飲食一定要最親愛的妻自己親手做的，纔能夠完全滿足男子底心理；所以我們總以做吃的事爲婦女底天職。這可算是一種功德無量的話了。我如果站在男子方面說話，自然也要對這樣婦女表明無限的感謝，斷不忍以惡口雜言深斥伊們。只是可惜：這樣深情的人，只有婦女並沒有男子呢。依我想來，飲食等類恐怕也是親愛的丈夫親手做的，纔能夠完全滿足婦女底心理，我們將彼算是男子底天職如何呢？然而天下並不會有過這樣的理論。可見飲食天職說，

不過是男子一種的手段，來撞騙婦女的；而婦女因為要逢迎男子底好意，就在不知不識之間領受男子底好意，結果就又成為自然的現象了。

我們更仔細考察起來，假如將汲水算是婦女底天職，這在水道完成的時候，只要水管一開，水便來了，那時婦女底天職，不是消滅了麼？又假如煮飯是婦女底天職，這在煮飯法改良了，因為各家造有各家底火竈，很不經濟，竟把百家或兩百家的竈併作一個，一街內，以及一村落，只有一個很大的共同煮飯所的時候，那時就使從數百人的管家中，還出數人，輪流擔當煮飯底責任，也不是過了一百天做一天就盡了天職了麼？所以煮飯，裁縫，這些事情大抵只是器械底天職，並不是人類底天職。在現在因為社會組織很不完全，固然甚麼事情都要用人類底手脚，將來社會進步，大概繁雜的事情都用器械代替，而人類只用這個器械，不過費很少的筋力就成功了。但是這個很少的勞動，也不一定需要婦女做，也不一定需要男子做，無論何人只是隨宜做事，那時婦女底

天職，差不多將要歸於沒有了呢。

三，生活事業和生殖事業

有些論者，以這樣事業來深責我，說：你如何用奇詭的言詞，說婦女底天職要歸於沒有；你難道對於妊娠，分娩，育兒等事，也說不是婦女底天職嗎？這些事情是不能用器械，也不能由男子來分担，便是我也只好說是高等女性動物底天職。但我却不懂：何以因有這些事，世人就要說，婦女不配在政治上，不配在社會上做事，又不適於研究高尚深遠的學藝。依理，妊娠，分娩，育兒等事，既是婦女底大任務，伊們已經負擔了生殖事業底八九分，其他各種事業之八九分自然應該由男子來負擔。但是文明社會底人生事業，却不能分爲生殖事業和其他各種事業兩種。據我想來，應該分爲生殖事業和生活事業，及其他各種高尚事業三種。這樣分了，婦女因其生理上底自然，既分担了生殖事業底八九分，男子便應分担了生活事業（即直接衣食住事業）底八九分。

這二者以外所有的各種高尚事業，正該不分男女，各各隨宜，服其任務。例如：男子研米，婦女產兒，而男女都以其空閒筋力來研究文學，美術，音樂，宗教，科學，哲學等事。這也許有人要說，你底話是不錯。但婦女在產子育子以外，恐怕沒有許多餘力了。不錯，依今日說，也許是這樣的。但是今日的婦女，除了產子育子以外無餘力，正如今日底農夫，除了研米以外無餘力。我們如是相信將來社會進步，農業可以依許多人組合了，應用了精巧的器械來從事，從事勞動者會有許多空閒的筋力，我們難道不得相信生殖事業依許多人底助力，設備周到了，從事這種底婦女，一定可以存有許多空閒筋力麼？我們想想看罷了。譬如這裡有一個婦女，可以因其從事生殖事業暫時免除了其他一切的任務，又可免除略大了的兒女管理的責任，會有許多男女朋友助力，在分娩的時候，又有十分的設備與看護，在分娩後，除了哺乳以外，也多受他人底助力，過了一定哺乳的時期，幼童又大抵有人分任管理，你看這個婦女就是有了五六

個小孩，也會沒有空閑筋力以從事其他各種高尚事業麼？論者也許說：專望朋友底助力，不一定靠得住。但據我看，婦女並不一定都是多產者。有的只生產一兩個，有的竟全不生產。那些婦女，以其餘力補助別個多產的婦女，這是自然的人情罷。不過在今日，忙於自己底生活的人們，還是不遑他顧，至於將來進步的社會，人人既有餘裕的生活，人與人競爭，家與家隔絕的陋態也已無存，自然的人情自然會油然而生，我們正不難想像有許多有餘力的婦女，會去補助多產的婦女呵。那時男子方面，雖然以生殖的大事業給婦女分担，在生活事業有餘力時，也會補助許多婦女，減少伊們勞苦至最少限度的。

四，結論

總之，婦女特別的天職，只是妊娠，分娩，哺乳。即此也決不是要婦女生涯的全力來担任。婦女除了這特別的大職之外，不可不與男子同負一般人類底天職。但我

不是全不承認男女性情的差異的。如婦女因從事於生殖作用的分業結果，生理上總是有與男子不同的傾向的。我雖然承認現今男女間之性的大差異，是從社會制度底習慣而來的一時現象，但此外，也承認男女性底根本上也有多少的差別。所以男子當分擔生活事業，婦女當分擔生殖事業，除此以外，男女擔當其他各種高尚事業的時候，婦女也該依伊自然的性情，或多向美術方面，或多向音樂方面，對於男子我以為也有趣味上的差別。所以在這一點上也可以說是婦女底天職在於美術，婦女底天職在於音樂。但這須在將來的自由社會，自然地發展去，現在並不是能輕輕想像斷言。至於以男子底偏見（就是不知不覺的偏見罷）來妄斷婦女底天職，那更是不可赦免的大罪。福田女史，你看怎樣？

這篇是日本堺利彥君質問福田英子女史的信札。福田女史是一個有名的學者，常以婦女當守婦女底天職，要如何學溫良，貞淑，柔順，才可以為今世底好婦女，遍

向全國女界演說。而堺君曾爲『家庭雜誌』，『平民新聞』，『世界婦人』，『直言』等主筆，所以把他對於婦女天職的意見，寫出來給福田女史研究。譯者記

● 婦女與經濟的平等

這篇是彼拉彌氏所著小說『平等』底一節。這小說是接連我所譯『百年後的新社會』故事的，全體底旨趣是：威士君受了睡眠術睡了百年，及至醒時，經了革命，世界已全變了。他便驚異著極忱探問這個新社會底組織。這一節乃威士和里忒醫生兩人談論婦女地位的處所。文爲威士自敘體。

堺君所說『百年後的新社會』即美國愛德華·彼拉彌(Edward Bellamy 1850

-1898)底『回顧』(Looking Backward)底日譯本。中譯名『回頭看』，

一九一四年十月在商務書館出版，爲小本小說之一。

曉風附記

一，有錢的婦女和婦女運動

我（威士）說：『里忒先生！我這樣想呢。如果眠了百年却能见這個新社會的，不是男子的我，却是一個婦女，怕更是有趣味咧！因為這社會裏因了經濟的平等底結果，婦女比男子更有大變化了！』

里忒先生說：『唔，是的。這社會裏實行了經濟的平等以後，婦女所得的利益幸福，真不是男子所能幾及的了！從前多數的男子都是爲富豪的奴隸；從前的婦女，無論富豪是窮人，都是爲男子底奴隸。所以從前的婦女，差不多都是奴隸的奴隸。』

男子無論處在貧乏的深淵，總還可以將一二婦女開開自己底心；婦女却總陷在這社會底無數層無數層底底下，担負了所有的重荷；呵！然而自有了那大革命，婦女卻不但和男子站在平等地位，就是道德上，就是物質上，也都和男子共高幾層了。革命在男子只是向上罷了；在婦女，却是重生的新生涯了！』

我說：『有錢的婦女，在從前也並不吃苦罷。』

先生說：『但是，所謂有錢的婦女究竟有多少呢？在論一般婦女底地位的時候，那不是不足算的少數麼？而且依我們看來，從前那有錢的婦女底境遇，也決不是怎樣可感謝呵！自然，苦勞身體這樣苦痛的事是沒有的。然而怕是像喂了糖的小孩一樣，長受着男子底玩弄，裝著溫柔可愛的形狀罷。我們可不羨慕那等婦女咧！據從前的小說繪畫想像起來，從前有錢的婦女，全是處在依賴和從順的溫室中的。這結果，道德上，智力上，却都不如貧乏人的女子呢！如果今日的婦女，再要進了從前的社會，怕不會再要做那所謂交際社會底貴婦女，甯願做了勞動社會底婦女了。從前的社會裏墮落的女性最多數正是前者，却不是後者呢！』

我實也有所感慨，不能駁里忒先生底話了。

先生又說：『可是，那時恐怕已經有所謂婦女運動發生了罷。你大約也會在何處看見過那運動先驅者的婦女罷！』

我說：『有的，有的。什麼女權擴張，曾經大騷擾過的。不過伊們底主張只是要求選舉權罷了，只是想改正二三關於保護婦女的法律罷了，却不會有所謂革命的色彩呢！』

先生說：『當真，是的！婦女底獨立運動，也是和其他的革命運動一樣，是一步一步走來的。最初並不明白真正的目的。婦女問題正和勞動問題一樣，根本在於經濟組織的事，當初也不會明白看出。但男子底壓抑女子和富豪底壓抑窮人，其實只是一件事。所以計畫改善婦女底地位，也只有使財富分配公平的一個方法。財富分配一經公平，社會裏一經有了經濟上的平等，富豪者和窮人底紛爭就會變為純正的同胞底親睦，男子和女子底紛爭也就化為純正的夫婦底愛情了。』

『但是，那些婦女運動底先驅者，當時並不明白這個道理，佢們以為婦女地位底低下，完全因為男子不行，要想改善這個，只有提高男子底道德。這是大錯特錯的：男

子也並不怎樣比女子更不行。正如富豪者和窮人底關係：富豪也並不怎樣比窮人更不行。『易地則皆然』，都只是地位使佢如彼其醜罷了。所以男女及貧富底不平等底原因，並不在其人，乃在其組織。有人在他人之上占了權力，在上者自然就專橫，在下者當然就卑屈了。人類底道德的關係，除了平等無從找。所以要改革男子虐待女子，資本家酷遇勞動者底事情也除了使男子和女子，資本家和勞動者，都在經濟上平等的地位無他法。不想改革這個根源，却去攻擊其結果的不平等，那是一定沒有效力的。

『當時婦女運動底先驅者多熱心禁酒運動，這就可以想見佢們底姑息了。佢們以為：男子如不飲酒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壞，就是經濟上，道德上，婦女也可以更為有福了。』這樣，伊們只是想改善主人底道德，想得著比現在較善的待遇罷了。至於全廢主人的事，却不會夢見呢。

『而且當時的婦女，想靠法律禁止男子飲酒，也正是當時婦女底地位的表徵。若

在今日，男子如有不利不便於婦女的習慣，婦女決不仗甚麼法律去改革。婦女也決不借別的力量去改革呢。婦女在經濟上早已全然從男子獨立了，婦女可以直接用自己底力使男子屈服。婦女只要擯斥了那樣下流的男子就是了。只要不和那樣下流的男子握手就是了。但是，威士君，你那個時代，婦女用了那態度，大抵並不能保持自己底品位罷。當時的婦女，大抵因為經濟上的必要才結婚，並不暇選擇對手的男子罷。既經結婚，只要丈夫供給自己底衣食，大抵就以隨夫言語做了不言的約束罷。」

我說：『不，你這樣說未免太酷刻了一點，實際也不盡然呵。男子中也很有懂情理的人們，婦女中也有掌握一家的全權底人們咧。』

先生說：『不錯！不錯！無論如何的奴隸制罷。主人底權力雖然絕對無限，實際上總還有些人情的。奴隸中有了聰明人物底時候，却也很有掌握到實權的。但是因有這樣的事情，就說這個主從關係是很好的制度，大抵也終說不過去罷。不過從前的

主從制度，階級制度，大抵也不如我們現在所想像這樣不堪罷。想也如無論北極無論熱帶，我們底身體可堪一般，在無理的社會組織之下，仍舊開著人情之花罷！」

二，婦女底脚鐐及女子教育底精神

里忒先生又說：『再三思忖起來，婦女對於大革命，真不知道應該怎麼感謝呵！

從前婦女被社會扣上的是三種脚鐐。第一，多數的婦女也同多數的男子一般，都爲富豪束縛；第二，婦女爲所仰望以終身的男子所束縛；第三，婦女在道德上，及智力上，又受一般社會所束縛。

『這第三重的脚鐐最嚴酷，凡是婦女，伊底思想，伊底言語，伊底行動都嵌鑲在一定的奴隸範型裏面，要服從一切的習慣一切的儀式一切的古訓，毫不許有一點的見識，一點的自由，身心兩面盡受男子制定的牢籠。這結果，婦女精神作用便被全被堵塞了；於是就讓男子說：「女子，天性劣於男子，故不可不服從男子。」這句話，驟然聽去似

也有一理。但從實說，其實婦女並不是因為無智，纔被壓迫於男子，乃因被男子壓迫，婦女纔成無智。那些無謂的儀式，裝扮，規矩等等的奴隸法，為甚麼婦女必須遵守呢？不過因為婦女要度安樂的生涯，不得不投合男子底脾氣罷了。從前的世風，男子在被雇於人的時候，大約思想行為須投合雇人的人底脾氣罷。不錯，雇主與雇人之間，因為是賣買勞動的關係，雇主是有幾點限制被雇者底思想行為的，但並不像婦女這樣。婦女，簡直全須依照男子底脾氣。為要投合男子底脾氣，婦女就須時常不反抗男子底高興。婦女底意見和行為，就須不違背男子底趣味，男子底偏見。不然，男子或者便帶另外的婦女來了。因為這樣，所以從前男子底教育，是在成年以後，教以生活的道路，女子底教育便只是教以順從男子底脾氣與不違背男子底高興罷了。

『若是說，把婦女教育成適合男子底趣味，（就婦女底威嚴這一點看來，還是不行，那是一定的，）所得的結果，必屬完美的。何以故呢？因在男子中也有抱着獨立

的意見，喜歡見識高尚的婦女；像對這樣的男子，雖也有養成高尚有才的婦女底必要。但是，要因為男子起見，養成有才或順從男性的婦女，最初是不能預知的，所以，與其積極的巧順男子底脾氣，不如消極的不反抗普通男子底愚見，却是最安全的方法。

這種女子教育底理想，就思想，言語，動作各方面，總把一般普通工作，言傳上所已定的成規來教育女子。所以一個婦女，無論或就新學說，或想發展自己底意見，都變成大禁物了！至於宗教，政治，其他社會上的事業上，想有一些兒表示，更是不行的了。總之，婦女生在世間，就是結婚以後得到了安樂，所做的事，也不過是縫紉和裝飾家具，其以外無論何事，都不能有什麼意見的啊！威士君可是這樣的罷！」

我說：『竟是這樣的啊！從前女子教育底精神，實在只有你才說的這樣。但是，中間也很有一些持有高尚見識，自由思想的婦人罷。』

先生說：『這自然是有的啊！今日的新婦女底前程，實在是很有價值的！不過

，這種的女子，已把伊們底腳鏟破碎了；雖是婦女，要把和男子同樣的思考力，活運力，表現在世人的眼前。有力的強者，誠是踏斷了腳鏟；那大多數的婦女，可仍舊依了境遇的順序，無論到什麼時候，都緩步的進行！那嗎，這許多婦女，還不是次時代男子底母親嗎？這又不知道妨害多少世界底進步啊！想到這兒，我對於那個大革命，却不知不覺地要充分的感謝了。」

三，勞動者和婦女及男女間底經濟法則

里忒先生又進一步說：『我在以前，曾經說過像你所說的勞動問題和婦女問題相同的話，就是勞動者底境遇，很和婦女底境遇相同的一段話；要是再把這關係考察一下，那必定更明白了。』

『資本家所以能時常把勞動者自由支配，因為無論何時，無職業的勞動者總是很多，因此，勞動者就不問工銀是怎樣，條件是怎樣，都很歡喜被雇的了。同樣，像你處

底時代，因為婦女底無職業者，就是獨身者的很多，所以婦女就時常被男子所取捨了。在多數的男子呢，在衣食窮困的時候，本來無力養育妻子，自然就成了獨身生活。但是男子不能結婚，不過失却了些幸福；那女子不能結婚，就失落衣食之道了！要知道，女子的獨力生活，比男子還困難些啊！所以怕婦女就發生了爭先結婚的趨向罷！因此，男子就可用無論什麼條件，都能把婦女自由取捨了。

『唉！婦女所受的屈辱，不單如此，還有更恐怕的情形呢！就是，想依着做人妻子的名義的條件，受男子底供養，到底是無望的，實在只因了一塊麵包，賣却了伊底終身，成了生活膚淺的婦女罷了。唉！威士君！你所處底時代，所謂十九世紀的文明，不能不悲傷這樣男女間的關係罷！』

我說：『這是從前的道德家，宗教家，也很費些苦心去研究過的，所謂醜業婦問題的種種討論；但是說到經濟上問題，那就不多聽見；因為這問題，還是從人心腐敗而來

的現象，所以有不靠道德，宗教底力來救濟是不行的論調。」

先生：『不錯！不錯！我很明白的。當你底時代，還不能說社會的經濟組織是根本不行，大概都以為惡事，是從人心原來醜惡的結果而生的。現在迫於飢寒的幾百萬個婦女，除了賣伊底皮肉，充男子底慾望以外，就不能待麵包的時候，只靠說教的力量，想救濟這個賣淫的大害惡，還是沒有可慶賀的道理罷！我是以為知道些骨相學的，以為從前的道德家和宗教家所說的這樣不通之論，假使把他認真考察起來，我想解剖了他們底腦髓，一定可以完全明白的。』

我說：『在我底時代，一班很有志氣的婦女，也有當結婚以後，反對用丈夫底姓，現在是怎樣的呢？』

先生：『無論女子底名字；或是男子底名字；結婚的時候，都應不受何等的變化的啊！』

我說：「啊！是的！那所生的小孩底名字，便怎樣呢？」

先生：「對於這個，就有一個新的習慣了。比如父親是松本菊太郎，母親是福井雪尾，所生的女子就叫福井菊枝，所生的男子就叫松本雪之助。實在說起來，女子底名，從母性和父名組成；男子底名，從父性和母名組成；再加上些特別的字，就是孩子們自己底名字了。」

○ 我說：「那我就有一種思想，不知實際上是怎樣？婦女得了經濟上獨立的結果那

男女間底道德標準，一定生出許多的變化罷？」

先生說：「不是的。要說發生變化，不如說男女間經濟上能平等了以後，纔有男女問道德底關係，比較切當些。不論何事，在倫理的行爲，行爲者能自由，是第一要件。但是，從前的婦女，經濟上是從屬於男子的，所以夫婦關係上，女子就不能取自

由的行爲，因此、這種關係，不如直說是沒有倫理道德的意義。」

我說：『不錯！但是，從前道德家聽了先生底話，那一定很驚駭了，因為到了我們底時代，還存有種種嚴重的男女間底規律呢！』

先生說：『那個自然。但是，這是很有趣的問題，請仔細研究一下。照你說的，在你的時代，男女底關係不是有很嚴重的規律麼？並且更趨重於婦女方面罷？這些規律底根本，大概都沒倫理道德，不過是一種注意用心罷了。目的呢，專在防衛婦女底經濟上利益；婦女在經濟上處的是從屬地位，所以婦女只能依着這嚴重的規律，才能免男子底橫暴，保護伊一身以及伊底小孩。這種規律，在這種時代，不消說是很有價值的。但是深探這規律成立的理由，決不是起自男女關係的神聖，單慮經濟的結果，是從利害得失而來的罷。所以要說是倫理道德，就不能不說言語的用法太不精密了！不如說是男女間底經濟法則，還適切些罷。』

『從前的婚約，全是種種感情和宗教底裝飾，在法律上，一般社會的公認上，其實，純是經濟上的交易，你也一定很明白的。』就是，男子應供養妻子和所生的子女，在婦女，就把自己一身，專做順從男子的事。換句話說，婦女就拿男子底財產有要求權爲條件，把自己也成爲財產底一部。無論法律上，社會底批判者，對於男女關係的是否道德，是否純潔，只在這種交易是否合法定的形式。要這交易是合法，從前所排斥的惡事，醜行，都盡爲正當的；清潔的了。就是不適當的結婚；親子關係的不適當也不要緊。就是從很不良的動機而來，也不要緊。就是遇到很無情的男子也不要緊。美如鮮花的竟遭暴亂者底犧牲，也不要緊。只要契約是合法，其他的事，都能變成清美完善。反之，假使法律上或習慣上的手續沒完全，婦女和戀人一會面，那就不管其戀愛是如何的深奧，不管其關係是如何的融洽，都以爲這種婦女是不潔、不義、墮落的人，使伊生葬在恥辱之中。這是我要往返說明的。在那時，因爲保護婦女底經濟

利益，也就是必要的法則罷。但的說是男女關係的倫理、道德，實是不恰當的話。實在說，這是要想保護婦女底物質的利益，膽敢破壞人情底法則。

『更依當時的記錄，男女關係的道德律，就分男子用和女子用的二類，男子呢，拒絕被女子用法律的縛束的。主張一律論的，就來攻擊說，善惡美醜的標準，應歸於一，男女在道德上，不應有分歧，有非常憤慨的樣子。那個自然，道德的標準，沒有兩個的。一律論者的憤慨，真是適當。但是在這個社會組織之下，假使男子順從了婦女方面的道德，那嗎，對於人類社會的道德，有多少利益呢？原來，在男女底愛情上，毫無價值底道德律，能行到男子身上，也沒有甚麼可慶的事。由人類良心上所發現的，男女共通的，高尚的道德律，只有使男女同在獨立平等的地位，互相結納，但們性的關係，纔是表徵的初期。』

我說：『不錯！已經很明白了。最初以爲先生底議論，太苛刻了。後經仔細的

考慮，就是從前的詩人、小說家、諷刺家、也說過同樣的話。就是當時的小說、脚本，詩歌底大部分，却把這男女關係中間有世俗道德和真正戀愛本能的要求，常生許多矛盾衝突，做根本的意思的。」

先生說：『是的，是的，你這時代底文人，對這和鋼鐵樣冷酷的道德律，對婦女很殘忍暴戾的道德律，想剷除那不義不正的事，實有非常的勢力。因此，世上就湧現一些憤恨不平的人情，可惜沒有發現甚麼效果。這個是甚麼原故呢？因為他們沒把這道德律所生的根本事實指摘出來。根本的事實，就是富底分配法；在這社會組織，那婦女生活上既不能不享受男子底保護，只得賣伊底身了。從前的文人，不知要說改造社會，改造富底分配，所以雖費力更大，還沒有得效果，實在令人可歎！』

我說：『漸漸地已經十分知道了。那嗎，現在廿世紀念的婦女，應當覺醒到革命是為婦女求多大利益幸福的時候，一定應當比男子還要加一層熱心，才是道理罷。』

先生說：『是呀！實在是這樣的。不過感受了很久習慣的惰性，和爲數千年來養成的怯懦心底多數婦女，還沒十分覺悟這道理，所以不澈底的運動，還不能實現；但是社會漸漸地進步起來，到了真正曉得經濟的平等底價值時候，那麼伊們都當一齊投身革命運動，這才是真正的覺悟運動啊！』在男子方面，雖有不望新社會經濟的平等的事，然而婦女方面，只要理會這道理的人，就沒有一個人不想運動的了。』

●我們底家庭主義

一，太古底共產制

夫婦、親子，兄弟住在一家，成了家屬，以若干財產或收入爲中心，度共同的生活，這便是今世底家族制度。但這制度是何時開始？到何時告終呢？這制度未開始以前怎樣？這制度告終以後又怎樣呢？這是我們應當考察的事。

最初人類社會係取共產制，學者都已確信了。所謂共產制，就是一羣的人共有財

產，經營著共同生活的制度。人類羣集開始社會生活，爲了漁獵爬山漂海的時候，佢們底器具與所得物，並不是私人所私有，後來，漸漸定住在一地方，從事農耕牧蓄了，佢們底土地、家畜、農作物也還不是個人底私有。仍然由一羣一部落底人們共有財產。

- 度著共同的生活。他們豈體間原也分工做事，有的漁織，有的造船，有的建屋，有時耕田，有時漁獵，却並沒有機械的女子專爲丈夫做衣服，或將織物賣給別人這些事，伊們都是爲其一部落（一社會）底全體織著衣服底材料。造船者耕田者，也都不將自己所作據爲自己私有，也都爲了部落全體而操作。佢們自己底衣食住，也都由部落全體供給。總之佢們底衣食住等等必需品，無論生產無論分配，都在分工之下互相補助。
- 這就是共同生活。

二，近代底私有財產制

然而共產制漸被破壞，私有財產制却是到來了。所謂私有財產制，並不像從前那

一樣社會共有財產，乃是將財產各各據爲私有的制度。乃是私人畜，私有土地，私有金錢資本，私有家屋，器械、船舶、鐵道、鑛山，山林等等所有一切的制度。就是現今社會也是這個制度底一種現象；古昔大抵私有奴隸與家畜，中世大抵私有土地，最近却大抵私有資本了。取了淺近例來說，封建時代底諸侯，就是大的土地底私有者；今日底富豪就是大的資本底私有者。共產制破壞的原因，這里不便詳說，總之是社會進化上必然經過的一種徑路。有了私有財產制以後，社會大約也會經有過急速的大進步。可是這個私有財產制，實在太過違反人情了！

這私有財產制，是從何時開始的呢？據專門學者說，假定人類社會歷史有十萬年，其中有九萬五千年都是共產制的社會。這樣說來，私有財產制却是近代的事，從人類社會全體歷史看來，真是是一小時期的現象。我們都生在這制度中間，我們平常看到的歷史，又只是說述這個制度底時代的東西，我們原把這制度看作永久不變的東西；

可是眼光稍微注射了遠處，路略回顧數萬年前，恐怕就會明白把五千年間私有財產制度底歷史看作亘古如斯，實是至愚極蠢，自己也將嘲笑自己罷。現在南洋諸島底蠻族間不且還存有共產制社會麼？日本底鄉間，不仍存有多少共產制足以令人懷古的村落麼？從這樣看來，更可以知道私有財產制，是最近產生的東西了。

這個大體底社會組織底變遷，倘從家屬制度底變遷來看，將更明白。

在最初共產制時代，並沒有一夫一婦制。或是離婚，或是羣婚，總之是一個女子有了幾個丈夫，一個男子又是有了幾個女子，血統底範圍既不明瞭，家族底形體，也很大，彼底輪廓也很模糊。這就是所謂母系制度時代，親子底關係可以認識的，只有母親和子女，對於父親情感全無（或是很少），那家屬制度，也只以母親對於子女的本能性為基礎。等到了一夫一婦（或是一夫多妻）制度，家屬底形象就很明瞭，彼底範圍也縮小了。同時私有財產制度也就發生。私有財產制和一夫一婦制底關係，說來很是有

趣味，這且放在別處說，這裏只要記得同時發生便好了。私有財產制既經發生，於是
以私有財產爲中心的一夫一婦（或一夫多妻）的一個個家屬，便成了社會底單位。而這
些單位和單位中間，就是一家屬和一家屬中間，又就是一私有財產和一私有財產中間，
也便有了紛爭。

這可見人類社會在數萬年間共產時代裏，因了密接共同生活之結果，造就的相扶相
助的習慣，養成的一社會中都如兄弟姊妹底情誼，到了私有財產制一來，便被毀傷了美
風，又被絕滅了一社會中要看如兄弟姊妹的廣、清新、敦厚的人情了。共產制時代
家屬底範圍很大，社會的範圍却很小，因此有時一家屬便是一社會；私有財產時代，社
會底範圍極大，家族底範圍却很小，家屬不過是組織社會底單位，不過是社會底一細胞
。以前小社會底內部，是密切的共同生活；以後大社會底內部，是各細胞相爭交競的
生活。不消說，以後的大社會，也是一種共同生活；但範圍既極大，共同底意義也就

很薄，各細胞間却不免時有激烈的競爭了。由是在這大社會中所謂真正密切的共同生活，便只行於一家屬之間。從前行於一社會全部的清新、美妙的人情，於今便只傾注在一家屬底內部。所以今日底社會裏，家屬生活非常名貴；社會外部陰雨狂風，暗無天日，只有家屬尚在放光耀彩，縮寫著人類社會原有的人情了。

然而，我已說過，這私有財產制度也是社會進化上必然經過的一種路徑，一面傷了人情底美妙，但一面却造成產業底發達，財力底蓄積，智識底進步，產了所謂今日底文明了。尤其是，因了一夫一婦之結果，父子關係分明起來，子女於父也有情誼了。

這却不能不說是父母子女的情誼底完成期。總之，近代社會，於社會全體失了人情底廣，於家屬得了人情底深了。

三，共產制底回頭

這樣，私有財產制僅僅在五六千年近代史裏便打破了過去數萬年底共產制，變更了

家屬制度，變更了人情，其進步真是異常急速；然而現在又將有第二次的大變遷了。就是今日底社會，因為單位的細胞和細胞競爭的結果，一方面造成少數巨大的細胞（即富豪）；一方面造成大多數的微細細胞（即貧民），太離了共同生活底意義了。同時生產工業已很發達，已須多數人民合同做事（即社會的），已經不許區區的競爭。由是，私有財產已逢絕路，再要回頭走那原路了。就是，社會全體中間，又要開始密切的共同生活了。從家屬制度方面看來，就是傾注在一家屬內部的美妙的人情，再普及於全社會，就是國家全體，人類全體，都如一家屬，都要以兄弟姊妹相看了。

這結果也許家屬底輪廓因此漸歸模糊罷。不過決不是返回從前的野蠻時代。從前共產制，社會範圍很小，他們底相扶相助也很單純，在一社會中所謂兄弟姊妹底感情也實粗略；至於將來的共產制，却決不然，彼底社會範圍就是國家全體，人類全體，相扶相助的自覺，也很明確，很切實，很精微，深刻在各人心板，那純正、清新、美妙的

兄弟姊妹底感情，怕也廣而且濃厚咧。尤其是，從前的共產社會因行離婚，而不會有父親底情誼，將來的共產社會，這個自然的親子關係，却是美妙的異樣咧。

今時的家屬，原是社會暗黑中的一線光明，可惜以財產（比如收入）爲組織的中心，夫婦，親子，兄弟等底關係，頗不能十分發達。在將來的共產社會裏這等以財產（比如收入）爲中心底家屬制度沒有了，一切只依夫婦、親子、兄弟等底愛情結了一種關係，夫婦，親子，兄弟等底愛情，也不會像今日爲經濟上（即金錢上或生活上）的事情所傷害，那時怕真有其樂融融呵！

四，家庭底意義

那時家庭底意義，怕也會有變遷罷。今日底家庭，都是近親血族底一羣，以財產（比如收入）爲中心，幾乎有離社會生活的模樣。總之，都以金錢爲大問題，不免有雇人、主人、管事、閒人底階級。最不好的一點就是因爲彼人世風波的逃難所，不免

高其牆壁，深其溝壑，狹其門戶，故意地與鄰人區畫，勉強地與世人疏遠，極端地說，簡直是據了家庭城廓與社會爲敵。然而將來的社會裏所謂家庭却只是意氣相投的一羣人共同住所，自然多以夫婦、親子爲中心，却不必限於近親血族，就是鄰人、友人、也將從其所好，共同居住。原無雇人、主人、管事、閒人之分，我家與人家將亦無嚴重的區別，往來自由，去就自在，公園與我家庭連亘，公共食堂和我家廚房同物，那是家庭就是小社會，社會就是大家庭了。

所以我們，站在這個觀察點上，看今日的家庭爲將來共產社會底卵，想從今日的家庭中養成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共同生活主義互相扶助主義）底思想，使其彷彿理想之面影，使之擴張其美於社會。同時，又想對於那金錢無上主義，階級主義，鄰人世人疏遠主義，家庭城廓主義，等等惡劣卑劣的家庭論，加以不容情的攻擊。

婦女問題概觀

一，生物界底男女兩性

男女兩性是一切生物界共有的現象，是種底存續上生殖作用的分業。兩性發達的形式，雖然因植物，因動物而各有不同；至於兩性相合而成就生殖作用的一點上，凡屬萬物都是同樣。植物底兩性相合，是依賴風，水，蝶，蜂底自然媒介，他動地而成就；動物底相合，在於刺激其本能性，因了猛烈的活動而成就。到了人類，於自然的本能性之上又有思慮分別的自意識，並有經濟上及政治上社會組織底影響，因而就有種種的結婚制度。

二，結婚制度底歷史

高等動物因為要孵化其卵，或因為要養育其幼兒，在其交接期以後，也還永久持續雌雄底關係。所以鳥類，竟有以夫婦和子女成了一家族而生活。至於近於人類的猿猴類，更是營着與現在的人類差不多同樣的家族生活。所以有某人說：從那猿猴類

進化的人類，最初也必是一夫一婦底生活。但這是忘却了人類在多數相合而爲共同的社會生活以前的重要事實的觀察。

人類是和其他的高等動物不同的，固然漸漸有了共同生活，而其最初的共同生活卻是血族的小社會。在那小社會中，最初大約是實行沒有何等制限的自由雜婚的，後來親子之間（或是老幼之間）底性交漸漸禁止了，於是就產生了兄弟姊妹間底血族羣婚制。

例如：這里有兄弟姊妹十人，如果其中五人是男子，五人是女子，五個女子就一齊嫁與這五個男子爲妻。就是因他們並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結婚，是一羣和一羣結婚的。這就是人類社會裏最初的結婚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父子關係極曖昧，只有母子底關係很明白，所以親子底系統，也就自然成爲母系制度。在這時候，沒有甚麼叔伯父母，也沒有甚麼從兄弟，有的只是多數的父和多數的母和多數的兄弟姊妹。於是那多數的兄弟姊妹互相間又舉行了羣婚。

然而正如最初漸次禁親子間底性交一般，後來同母的兄弟姊妹間底性交也漸被禁止了。不過那時羣婚制度尙是流行，所以就成了一種這個母親所生的兄弟數人和別個母親所生的姊妹數人締結羣婚的制度。即成就了半血族羣婚。從此又漸漸變化成了一羣的兄弟和一羣不是妹妹的女子結婚；或一羣的姊妹和一羣不是兄弟的男子結婚。

羣婚底性質這樣漸漸變遷，後來在一羣的男女間就依個人的嗜好，生出了本夫本妻底關係。這個就是個人的結婚底萌芽。同時又因近親結婚禁止底擴張，在同母的同姓底一族中，一切結婚又都禁止了。於是羣婚底風習自然廢棄，個人的配偶結婚更是起來了。但那時的配偶結婚也還是極疏鬆的結合，有著雙方一厭倦便爾離散的自由。而且當時尙存有母系制度，所謂一家只有一個母親和其所出的許多兄弟姊妹同居著。所以大抵的時候，總是青年的男子求於青年的女子，往來伊家，或住於伊底家庭。新生的小孩屬於其母親。總之，這個時代，已在血族的羣婚之下行着個人的配偶婚了。

一切人類社會底進步，普通分爲蒙昧，野蠻，文明三個時代。所謂蒙昧時代，就是以事漁獵爲主，僅僅曉得用火，不過發明了弓矢的時代。到了野蠻時代，就是稍爲曉得飼養動物，稍爲曉得耕作，開始製造鐵器底時代。其次，就是顯現在普通歷史上的近世底文明時代。在這蒙昧時代，似乎是通行著血族的羣婚，在野蠻時代似乎已經有著個人的配偶婚。在羣婚的蒙昧時代，男子主管漁獵的事，女子主管育兒，割烹，裁縫等事，這時男女雖有自然的分業，並無什麼男尊女卑底風習，其實女子還比男人占着優勢。更進而入於配偶婚底野蠻時代，因爲女子在自己家中娶男子，男子往他姓底家族中嫁女子的緣故，女子底權勢更漲；更因爲是母系制度的緣故，女子常在家長族長底地位，一時女子氣勢之盛莫之與京！

野蠻時代末葉以後，農業牧畜大大進步，從此人類間就有所謂「財產」的一件東西出來。最初農業，牧畜，是一族共同經營的；人口漸漸增加，土地漸漸增大，與他種族

的聯合，合併既行，以血族爲基礎的小共同生活也就等於弁髦。於是財產私有，土地分有制漸漸發生，無關血族只問土地財產的國家組織也就漸次發生了。於是因爲這一個組織之下，直接從事農業牧畜者原來是男子，土地財產就爲男子所有了。於是，男子不再行爲往他族中嫁女子的事情，卻掠奪了女子來放在自己底家中了。於是，因爲其他種種理由罷，例如男子因爲要讓其財產於他兒子，不願妻子在別族中罷，又因爲僅領有數畝土地，而爲個個獨立生活，必須一男一女同居一樣的經濟上的必要罷，總之於是開始發生了一夫一婦制了。一夫一婦的制度一經開始，母系制度就一變而爲父系制度，女子就如土地財產，成爲男子底私有物了。（一夫多妻制是一夫一婦制底變形，只行於少數的貴族間）。

後來，私有財產制度漸漸發達，就又生了貧富底差等；交換貿易等事既興，掠結奪婚就變形爲賣買結婚了。女子被當作一個財物，由其父兄賣給別的男子。後世底結

婚的儀式與習慣，都是這兩制度底遺風餘韻！譬如行婚禮的晚間，投石的風習，在今日還遺留在田舍間，那就是上古追逐掠奪者的遺風。又有今日所以爲大禮的納綵，那就是賣買結婚底餘韻了。

所以，今日底結婚不過是添了戀愛底後光，襯著相思底霞彩罷了，至其中心依然還是經濟的關係。（按：中國今尙後光不存，霞彩毫無；日本雖壞，還算幸福！）

三，現在社會底男女關係

今日文明的社會，人都以爲是確立了夫婦制度，行著高尚的男女關係底社會。但這夫婦制度底中心，正如前說，經濟的關係儼然猶存，至於戀愛不過是第二問題。

從前，私有財產制度發達的時候（或是以前），這社會是分爲自由民和奴隸兩種階級。

- 自由民就是土地所有者；奴隸就是爲他族所生擒，降伏了他族的人民，不但沒有土地，也且被使役幾同家畜一色無二。
- 與之並駕，一面又生出了男女兩階級。
- 女子其

實就成了男子底奴隸。因爲經濟上的權利，完全握在男子手裏；女子依賴男子而得衣食，正無異奴隸附屬於主人而度其生活。其後，因歷史底變遷，自由民和奴隸的兩大階級，雖成爲武士和農民，成爲資本家和勞動者，歷歷變其種種形象；而女子隸屬於男子，却是終古不變，不曾改變了毫毛。

所以今日底社會，一方面有所謂紳士和平民（即資本家和勞動者）底階級；一方面又有所謂男子和女子底階級。正如平民（即貧民）常須依賴紳士閥（資本家，地主等）得其衣食一樣，女子常須依賴男子得其衣食。故今日底結婚，無論其名目如何美妙，其儀式如何莊嚴，要之不過是女子得衣食的一途。賣了一身給男子，買了衣食安全的地位。

固然結了婚，有的也發生人類自然的愛情往來於其間，作成了清新，美妙的夫婦關係；但大半都是愛情淡薄，甚至全然無愛情而亦雙雙地生活著。近日流行的小說，不都是描寫出這愛情和結婚制度底矛盾衝突嗎？那失戀，通姦，情死等事，不都是以此

衣食問題，經濟問題為中心的結婚制度，和人類自然的熱烈的愛情，兩者之間矛盾衝突的結果嗎？

唯其因為結婚是經濟的結果，所以，妻子就被人看同其他的財產，儼然成為做丈夫的人底私有物，在這個地方，就生了貞操底義務。妻子要嚴守貞操，無非就是承認對於自己的丈夫底所有權底意思。只以貞操課女子，不以貞操律男子，其理由全在乎此。

- 所謂名謂一夫一婦，只有女子不得不專守一夫；男子却決不專守一婦。此賣淫為業者之所以多也！

賣淫也有種種，如「長三」原大抵是上流男子底玩弄物；但以外下等的許多賣淫婦，却因別的理由而發生。那就是因為今日底社會裏，中流以下的男子多不容易得着結婚底機會。他們經濟上的地位，不能有餘裕的金錢來供養一個女子。他們要想性慾得著不自然的滿足，就只有到下等賣淫婦那里去了！所以此種的賣淫制度，賣者固然是

爲貧而賣，買者亦無非是爲貧而買。這種賣淫制度，實是造出許多貧民的資本制度社會當然的產物。但照這最近的現象看來，女子獨身就職者就非常增加了。獨身的男子既多，獨身的婦女自然也多。女子底結婚是爲生活的地位的，不結婚，別外就難找甚麼的地位了。所以女子底職業問題就喧囂了。於是不論男子，不論女子，都因爲獨身底結果，或是實行不自然的性慾，或是因禁慾而致心身衰弱，或因無趣味的生活而失望狂亂。現今社會底流弊如斯，將要如何救濟纔行呢？

四，婦女解放與社會主義

西洋現今流行著『婦女解放』這句話。這原是對於奴隸解放底一句話，終因婦女也是一種奴隸，所以在文明社會裏就如不得解放黑奴一般，不得不喊著解放婦女了。彼底解放手段却是怎麼樣呢？那黑奴解放已在數十年之前實行了；工錢奴隸（即今日底勞動者）却不是依然存在著麼？除了能夠救濟這個工錢奴隸底大手段之外，再也不能

夠解放婦女奴隸。

這等，救濟這個工錢奴隸底方法又怎麼樣呢？我們以為除了社會主義以外就沒有甚麼方法。因為現在社會弊害底根原，都由於土地資本握在一部少數富者底手裏，只有將這個土地資本歸於社會共有，纔能使一切人民都可得著衣食住底自由，而工錢奴隸得歸沒有。這就是社會主義底主張。

一般人民既可以得到衣食住底自由，女子自然也不須依賴男子了。女子於是可以得了經濟上的獨立，切斷了見食住底鎖鍊，完全脫離了男子底束縛。婦女解放底手段，唯此而已。

五，自由戀愛說

行了社會主義，女子得着了經濟上的獨立之後，今日這樣以私有財產為中心底家庭制度自然變化，結婚制度也必因此而有一種大變化。在現今，如前所說，女子都為其

衣食，爲其地位而結婚，自不易戀愛自由。等到女子在經濟上一得到了獨立，那時結婚自純憑戀愛，不至更有無戀愛的結婚，於是戀愛纔得自由。

對於這自由戀愛說，頗有人以爲紊亂夫婦制度，有人以爲催促男女離合底頻繁，有人以爲返乎上古底雜婚。但用了衣食住鐵鍊僅乃關住的夫婦制度，究有甚麼好處呢？並沒有甚麼愛情，單爲衣食擁抱著的，虛偽的，醜惡的夫婦，卽同白髮，又有甚麼好處呢？就算是返乎雜婚制度罷，自由的雜婚制度不也賢乎今日壓制的奴隸制度遠矣麼？

六，將來社會底男女關係

我們在這個地方請稍爲考察將來社會底男女關係。以我們底小小思慮分別，來預測數十百年後的，新社會組織底細目，雖然僭越而且無謀，其大體固不難想像。

在將來自由社會底男女，怕是全立於對等的地位的罷。佢們在生殖作用上分業以

外。做人，做社會底分子，決限有甚麼差別。 佢們自然各依其能分担社會底業務了。

某人說：男子在外勞動，女子在內持守，凡學問藝術和世事的經營都全是男子底事業；女子因其天性，只能担当育兒，裁縫等的任務。但在太古原始的時代，男女並沒有智力底差異，沒有體力底差異，彼此都能求衣食的。從這樣看來，無論怎麼樣，男女底天性也沒有很大的差異了。不必說，女子於分娩前後，不可不用心身全力於分娩一方面，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因此女子便須依賴（或屈服）男子，更因其他分業上事情習慣等，漸次就成今日男女間底大差異。但是將來女子，決不會再如今日一樣的。伊們要逃脫幾千年的壓迫，專自由發達其身心底時候，無論如何也想與男子相並前進罷。

若如蜜蜂社會底分業，有了專門生殖的女王及男蜂以及專門勞動的中性蜂，或可如論者所說，人類社會底男女，既須全員從事生殖，其他事業自須全員分担了。

更如生物學者所說：將來的社會，或許有專門生殖的人與中性人。多數自己愛送獨身底生涯了，自然那就是中性人，其他的人們，就是專門生殖人了。

不錯，將來社會裏，女子既不是生育底器械，爲自己底幸福，爲社會底利益，各各從其才能，分担諸種的任務，是勢所必然的。

男女間事務底分擔如此。至於結婚問題，他們必純依戀愛相合，更無用如今日經過政府底承認。但們各事業務，也未心常時同居。爲愛情底結果，有時也許同居；但有時怕以別居而往來爲樂罷。愛情一經冷卻，怕便分離罷。關於小孩經濟上並無不自由，離婚怕不有今日的困難罷。但們只依其愛情而離合罷？因依真正愛情而結合，決不願輕離婚罷。依我們所信，自由戀愛底結果，更不須何等的束縛，也能實現永久的一夫一婦制。（下略）

俄羅斯之婦女

朱枕薪譯

這書是集四篇短文而成的。講俄國婦女之參與戰歐的，參與革命的，以及蘇維埃俄羅斯的婦女，俄國東方的婦女，敘來很簡潔有趣。我們要知道俄國婦女能力之偉大與雄厚。不可不一看此書。

定價三角

廣 (23)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婦女問題 (全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一角半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日本塚利彦

譯者 唐伯焜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天吉風三三號
民智印刷所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號
民智書局

分售處 上海西門
民智書局分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市
民智書局

九十九號

發 (八八二)